篷底浮談

遂底浮談卷之四

談學

或問去聖日遠論學者高入於禪卑入於俗將何所適從耶予曰聖門專事求仁即大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存心養性也蓋仁則意誠心正而性無不盡矣然求之有方而人之資稟不同又弗容一槩強施者故諸子問仁夫子但語其方不言其故而方復因人各異使即其力之可能者有所持循以入道而深造之餘亦能自得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苟言其故不言其方則無所持循將馳心於高

遠而終無所得矣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門人問一貫之旨曾子惟以忠恕示之非故吝之也若其求之之方不過敬恕二者而已觀告樊遲仲弓子張等之問仁子貢之論仁可見矣故聖門以求仁爲要求仁以敬恕爲方去聖雖遠其言具存也但即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弗施於人恭寬信敏惠諸語循而勉之真積力久自然上達矣又何必他有所慕哉今論學者必欲先窮究性命之源神化之妙而以踐履爲緩不亦過乎

羅整菴謂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誠確論也近日之學太高太玄使人漫無用功處不如專學敬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則放心自收耳縱近日之學爲是予恐質美者尚難于頓悟而況中人以下者乎故本

朝理學薛文清胡敬齋最爲可學學孔孟者學程朱學程朱者先學薛胡二子亦庶乎其不差矣

或問象山陽明謂朱子支離試看朱子似有此病予曰朱子註釋經書及與門人辨論多恐後學不曉

則過於分析者似亦有之君子亦擇之而已矣若其教人以存心養性涵養致知爲要其告君以誠意正心爲先毋論孟子後不得其傳只爲不去心上理會其大本大原夫嘗少差而亶於實踐尤孔氏家法也何支離之有以朱子爲支離於是別求所爲靜養坐照頓悟超脫者爲心學學其所學而非吾聖人之學矣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又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夫儀文末也而足以固心坊德乃知先王制禮隨事防檢因人節制庶無時不

莊不敬而其心自存劉子所謂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已禁乎外以養乎中治其末以植其本使人怠慢不形淫佚潛消而優游浸漬忽不自知其入於常中常正之域耳故三千三百之禮即惟精惟一之學也有安勉而無精粗也今世禮教不行而講學者復謂有頓悟心法是行遠不必自邇登高不必自卑也何古人之難而今人之易哉

金剛經專說上一層而以下一層為幻迹是不知形上之道即寓於形下之器也所謂岐而二之者也

今學者所談玄遠而以頓悟爲宗豈非金剛經上一層之說耶雖所論甚高吾恐其贍入於禪矣

夫子之教也語其方而使自造於精微故有序而可循今人之論學也要其極而欲竟達乎神化故無本而多病

檢束難而終則樂放蕩易而終則悲

世以盡識萬物之名理盡究古今之事變爲窮理非也是博物也夫古今事變至繁萬物至衆必欲一一而數之是子產張華之所不逮也而謂君子知要之學尚肯敝精神於無用乎故聖人無不知者亦

知其理而已耳

喜談人之惡者不可與爲善好護己之短者不可與進學

廣求者其得必鮮故多能之士無絕技博覽者其見必陋故多識之士無眞知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其要也夫子所謂主忠信徙義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禮勿視聽言動語其功也必有所事而後心可存也舍事事而言存心是求之空寂也其不爲槁木死灰者幾希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人由禮必儀乃養蒙之法故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之類即居處恭也獻鳥者佛其首拱綏不笑之類即執事敬也毋淫視毋側聽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堂上不趨室中不翔之類即非理勿視聽言動也童子之所習者莫非希聖之道矣而又有樂以和之使人欲心自平躁心自釋浸漬於太和之中故習與性成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也後世禮樂教廢養蒙無法欲心既縱而後檢束之所以勞而鮮功也故古人之爲聖賢也易後世之爲聖賢也

難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性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舡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涌崩澌之聲山木窅寞群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吾師將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舡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手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若成連者非所謂能使人巧者與蓋工巧必由心悟而悟多得於所感後世若張旭觀擔夫

爭道而筆法進亦悟於所感者也

京房郭璞以絕出之資專心致知於占筮之學後世莫及焉而文中子以爲亂常之人故筮術不可不慎也

學精於專而廢於貳言專則熟熟則精精則神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呂氏春秋所謂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後世若趙壁之彈五絃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

爲五絃神矣而曰吾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非神得於專者歟故不由心驅而得神遇恐非睿智不能也

近日講學者空談道德以暗媒功利道德之大蠹也又陋于功利之人矣

佛氏不知主敬以一其心而欲坐禪而求定縱使果能空寂無擾亦是死物徒壞吾心虛靈之體不能推之於用矣聖賢以敬爲主則雖飲食起居造次顛沛皆是存養工夫自然靜亦定動亦定中有主而神明不測足以應萬物而達萬變故有體有用

推之萬世而無弊也

人能主敬則一心之中天理發見人欲潛消如白日當空幽怪悉遁苟或懈怠則私欲錮蔽如風雨晝晦昧不見太山矣可不畏哉

夫子作六經雖經秦火而一字不滅王通續六經未及百年而一字不存以是知效顰之無益也故學聖人者以其治心之道治心耳必以續六經擬語爲夫子則夫子之祖述憲章又何事哉

夫子教人語其所當然而不語其所以然語其所至而不語其所未至使人易行也今講學者好

玄遠徒將聳人之聽聞耳夫豈真欲體之於身哉
櫛垢不沐髮亂不梳小失也而愚者恥之私欲不除
大害也而知者不恥豈非見其髮膚而不見其心
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唐之梳
銘曰有髮兮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其言至
矣君子可不書之盤梳以自警

勤勞儉約不知其益有時而富怠惰侈靡不知其損
有時而貧故莊敬自强者德日盛而不知邪慝自
肆者惡日積而不悟

欲家之昌無如教子欲子之善無如擇師得庸師不

過甚于無成而已延浮薄無行之師則雖文章學
問可觀其于擬魏科躋顯仕亦終爲小人矣可不
愼歟

質美者多無成志堅者多自立天之不足恃也

莊列卒流於異端柴羔終歸於賢者故君子之於學
也與其過於知不若過於愚

學者大病惟傲惰二字最難除傲由氣盈有一毫自
高自是之心皆傲也傲則其本病而無以善其始
矣惰由氣歉有一毫自畫自厭之心皆惰也惰則
其功廢而無以要其終矣故有若無實若虛語之

不惰惟須于能之今人稍畢遜便自謂不傲稍奮
發便自謂不惰其殆未察者乎

陽明謂今人氣質難變以客氣為患後世學術不明
出勝心為患其切中病根者乎

朱子以格物為窮致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是
求理於事物也似非大學之旨也夫吾人致知必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則知不在心而在物聖人之生而知之者
果何事哉析心與理而為二陽明譏之誠是矣但
謂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

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則是以知爲行而近於明心見性之說傳所謂毋自欺以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所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皆爲贅言矣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加一後字且曰誠曰正是逐節自有工夫非致知所能兼盡也故格物致知之說陽明爲優而誠意正心修身自當從文公爲是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語之最精者也無所住謂事物咸不繫着於心而後清淨之心始生即揭諦之意絕滅之論如[illegible]知有物有則者乃吾民之秉彝故

物可藏於心聖人何能大公順應耳謂無所住不亦妄乎陽明以其言未爲非而强爲之解殆幾於援佛而附儒矣

夫子之教人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敬曰恕曰博文約禮曰懲忿窒慾曰遷善改過其他答問辨論皆明白簡易君子實能體而行之庶乎其不差矣今講聖人之學者乃求之於幽深玄遠是以論愈高而道愈非言愈詳而理愈晦

陽明曰向在滁陽論學懲末俗卑汙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挽時弊不得不然

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
來文復漸流空虛爲脱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
爲足慮蓋緣陽明之學極高明之意多而道中庸
之功少致知之意多而力行之功少故當時即有
此弊今講陽明之學者大約流於空虛爲脱落新
奇之論如其所憂戚非陽明之素矣而考其行
雖高弟亦弗克終殆流弊之所必至者與朱子之
學雖稍支離而躬行實踐不事空言是以其徒皆
篤實莊攸多爲良者迨數傳猶然亦勢之所必至
者也

蓬底浮談卷之五

談文

六朝以偶儷為文文之所由弊也謂文中有詩誤矣宋人以議論為詩詩之所由弊也謂詩中有文誤矣

予少年最愛李蕭遠運命論謂讀之可消覬覦之妄念近細思之殆偏重於天者也惟文中子之言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庶乎其近之矣雖然夫子當東周而急於救民不謂運之已衰處貧賤患難而唯言仁

義不謂命之將否則是君子知盡人事而已他非所論也裨竈欲用玉瓚大子産急於修政而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魏莫漢最强孔明猶連年爲伐魏計而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其斯爲聖人之徒與

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啞叱咤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聆信通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是謂漂母知信也夫進食待哀信不不能自食耳而子西云然者文士之好奇也鶴林玉露遂謂母真能識信過矣

作詩言用不言體則情感景中興超言外滄浪子所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相中之色是也故反覆吟詠則詞有盡而意無窮有一唱三嘆之餘音矣若老杜詠月詩不言月之明照何如而曰今夜鄜州月閨中祇獨看是因月憶妻道其情也所謂用也又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言永夜不睡露立久看也蓋夜深月明方有濛濛細霧露立月中方至鬟濕臂寒不直言露立久看而云然者是用上復言用也夫見月憶妻不言己之獨看而言妻之獨看不言己之露立不睡而度其妻亦爾唯以臂

寒髮濕見之詞益工而興益遠此唐詩所以爲勝也逮宋人論理縱所論甚高甚當詠之殊無餘味失風人之意矣故予每遇唐詩則反覆沉吟懷抱自暢至宋詩雖名世如聖俞子瞻亦惓惓神昏欠申思睡予豈先有一毫私意哉實不自覺其然耳是唐宋詩之優劣豈待辯乎苟或不信予言請即唐宋詩而詠之可也

何仲默論七言長篇謂四傑之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予美詞固沉着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其調反在四傑下肯

哉論也夫詩本於音今世作者徒知鍊詞琢句而不解音節爲何物殆失風人之意矣

詩以道性情者也迨孔融有離合體鮑照有十數體建除體謝莊有道里名體梁元帝有屋名殿名鳥名獸名鍼穴名龜兆名將軍名曲名姓名車名船名草名樹名諸體自茲以降其體益盛是以詩詠諧者也近於戲矣尚可以爲詩乎唯鮑照十數體尤能述其中情故文選取之實嘗削之可也若竇滔妻有迴文體後世有盤龍諸體書詩之體雖異而詩體實不變則又無害於詩矣

古者詩言志後世不過誕詞耳位廟廊而詠山林居奢靡而説恬澹猶之可也李林甫贈韓席詩乃曰揆予秉孤直虎譎忝文昌豈不自知其奸險耶抑謂世人可欺耶誕亦甚矣雖然猶有甚焉者曹孟德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方矣豈非至無忌憚者乎噫弊也久矣後世欲因詩以觀人吾知其難矣

楊子雲作賦有夢陽之談曹子建爲文有反胃之論敝精神於無用者也

漢賦稱兩都二京子虛上林長楊甘泉洞簫長笛尚

矣而雕琢浮誇文繁淑然又不如鵩鳥之悲傷感慨長門自悼之寫其中情詞有盡而意無窮也魏迨六朝賦稱三都籍田洛神景福琴笙白馬哀江南尚矣而因襲綺麗華而靡實反不若登樓蕪城之感時抒憤遊天台之寄興玄遠詞固工而情亦至也唐則渾天含元大獵明堂兩都三禮頗稱佳賦而奇古工緻遂愧前輩獨子厚之閔生諸賦庶幾騷人其猶在六朝之上乎

或曰文粹文鑑文類之不逮選雖由所取太濫亦唐宋以後文不逮古云耳予曰是則是矣唐若韓之

平淮西碑柳之乞巧文及諸賦選多不若也而遺之豈唐文果不迨選矣乎元若劉因之渡江賦王惲之鱷魚文詞皆高古也而遺之豈元文果無可采者乎宋文談理已不迨古之炳然蔚然者而文鑑復錄致詞批判瑣亦甚矣君子盡去其濫而補其遺其庶幾矣乎然選亦不能無遺也賈誼治安策董仲舒天人策魏相諫伐匈奴明堂議匡衡勸學興禮疏徐幹法象論文之近道者也而選皆不取不可謂一無所遺也但所選皆瓌現新奇詞彩爛然固希世之奇珍也後世尚之不亦宜哉

漢文尚矣六朝後組織太工偶儷太盛雖風骨不如而文則未嘗不佳也今世講學之文粗俚淺俗直野人之鄙談耳而自以爲明體適用布帛菽粟之文不亦誣哉陽明之文定山白沙之詩未嘗不工何害其爲談理也與

李崆峒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過當之論也鵩鳥自悼甚悲感似屈梅聖俞陳后山朱晦菴諸公之詩亦大有佳者至于厚諸賦則庶幾乎騷而遠過晉宋也故謂之鮮則可耳直斷曰無不亦過乎何大復復曰古詩亡于謝古文亡于韓抑又甚矣夫

謝詩太工始失古意謂之亡猶可韓子變偶儷繁縟爲簡健庶幾國策史記之文也而原道師說諱辨佛骨表諸篇皆奧衍閎深詞嚴義正史臣謂可佐佑六經似矣而曰古文亡于韓豈非大言無當矯誣輕毀者乎噫孔子之自比者老彭耳何李未窺兩漢文公之壼奧而詆之若此殆文人氣輕而易驕也與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摛景工矣所謂緣情而綺靡而漢魏之風骨不存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談理深矣所謂以議論爲詩而盛唐人之興趣不存

況於不工不深者乎故大羹玄酒旨味自遠美玉明珠光潤自別觀十九首之純雅古樂府之簡勁質而不俚情而非俗斯則工不以詞深非緣理足爲哲匠宗工君子求之於聲色之外可也

李觀論孟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沈謝非也孟詩刻苦無自在含蓄味不及古詩遠甚且貶沈謝不同故唐詩除子美外惟韋柳庶幾近古耳

文心雕龍謂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文之以爲至論予謂此特足以諭魏晉以來鏤詞琢句之文耳不知古人之文皆意見超卓說理深奧所以

人不可及如天人策原道等篇皆非特遣詞之工

而已也孰謂意果易奇也哉

談子

老子谷神一章程子謂其最佳是也然舊註非是今總朱子之意以解之夫谷空而響應者谷神也虛而不屈聲達必應無時不然是谷神不死也玄者玄黑而不可窺至妙者也牝即牝牡之牝有孔而能受者也谷神不死乃玄妙之孔竅也虛則能生天地亦從虛空中生故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也綿綿者延續不絕之義若存者長存而實亡也勤者勞也憊也自然能生生生不息故用之不勞

不盡也其大意惟言虛則能生耳仙家黃庭之說
蓋祖此予謂人心有竅本虛者也故靈聚而能思
能覺私欲蔽之始窒耳程子曰有主則虛張子曰
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皆謂
是也予於此得養心之道矣

載營魄蘇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非也朱子辨之當
矣乃謂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恐亦
非是觀下文愛民治國天門開闔皆舉見成者其
下一句方說道可以類推故舊註營直作魂意者
得之夫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謂人載魂魄能抱太

和至一之冲氣而不離則魂靜魄安矣蓋言養生之法耳

無用篇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其言妙矣然非無之以爲用乃虛之以爲用也夫轂也器也戶牖也非無物也惟虛其中而後有車有器有室之用耳故但可云當其虛不可云當其無誤認虛爲無故其教遂主於無爲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乎

安民篇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此養

生之術也非治天下之道也故虛其心者百慮屛除不惑亂以揺吾神也實其腹者五内充滿不耗損以竭吾精也弱其志者謙孫柔和不好剛以取禍也强其骨者髓滿骨堅不輕施以致瘵也年豈有不永者哉蓋老子之道大約以治身則順以治天下則否故利用厚生正德乃先王治天下之常經萬世不可易者也

虛能生氣之說窮造化太初之妙非妄言者而程子非之似覺太過然程子又言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不知何以不取老氏之說也

體道觀常有欲以觀其徼朱子謂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然以上句有名萬物之母推之似覺非是舊註徼作竅是也夫有名萬物之母謂既有形氣而可名始能孕育萬物故即有欲以觀其從出之竅耳

史記李耳楚苦現人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即白首因號老子不經之論也葛玄又謂老子非生于周至周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尤爲至誕皆其徒神其說以明生之之不偶理所必無不待辨者也

楊子取老子之言道德程子譏其不見道是已老子之可取者其惟佳兵不祥之說乎可為黷武殘民之戒矣其惟知止知足之說乎可為貪得亡身之戒矣至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乃覆[illegible]之言而不足則尤其所長者也

孟子闢楊墨而其道遂息若老佛則韓子闢之於前宋儒闢之於後而其教猶行者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是以惑人猶甚爾今世士夫多尚老佛無足怪者至講學者復假老佛語以自奇而妄謂得聖門之正派豈非吾道之一厄與噫安得純儒

辭而闢之如孟子也

魏牟田駢宋鈃愼到惠施鄧析諸子之書後世不傳管子孔叢子朱子以爲僞書然世亦不尚鄒衍五德之運人頗述之而未嘗見於事惟申韓之害暗行於今而罔覺也損　國家之元氣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鬼谷子古之譎士也詭異不經幽暗罔測捭其陰而闔其陽故儀秦得揣摩之術以肆禍其術之最凶者與黃石公古之智士也機未發不先功既成不處執其要而審其害故子房得藏用之術以成名

其術之最吉者歟

列子天瑞篇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亦善言造化者也與老子谷神之旨同故引用其說程子謂谷神一章最佳予謂此言亦佳

列子自言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始則不敢念是非言

利害終則忘是非利害而後耳目口鼻無不同心凝形釋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乾殼謂外遺乎物則內凝於神是以神完心一微妙玄通而形不能役也其黃老之餘緒與

列子湯問篇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周子無極二字出于此夫造化自無而有謂無則無極是矣謂無極之外復無無極則誕詞也

楊龜山曰莊子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

得非也夫君子素[illegible]行故無入而不自得逍遙遊遺富貴而遊於物外殆夫子所謂遊方之外者與予因總一篇之旨而論之可見矣大都言鵬摶九萬去以六月息而學鳩斥鴳笑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而朝菌蟪蛄不知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猶斥鴳朝菌耳若夫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庶幾矣而猶有未樹也若列子之御風庶幾矣而猶有所待也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者乃無所待是至人無已神人無功也故許由無所用天下爲而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又孰肯以物爲事是皆遊於無窮而輕天下者也非知效一官行比一鄉者之所知猶大鵬大椿非斥鴳朝菌之所知也苟得此道遇大瓠則慮爲大樽而浮于江湖遇大樹則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矣蓋至人之超乎物而遊於無極者也故命之曰逍遙遊即遠遊之謂也與君子之素位而行豈可同日語哉

莊子逍遥肆志可謂遊於物外者矣乃治劒服爲趙
文王說劒殆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者耳豈
不殆哉

荀子謂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謂莊子蕩而不
法皆善論莊子者也

程子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言儘有好處故嗜欲深者
天機淺程子取之各有儀則之謂性一語易以道
陰陽數語天其運乎一段語朱子取之是矣予謂
其可取者尚多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曰天道運
而無所積皆善言造化者也曰至人之用心若鏡

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曰宇泰定者發其天光皆善言忘心者也記小童之言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記長梧封人之言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皆言治者也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其知聖言之非得已者乎曰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其知往言之爲粗迹者乎他若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痀僂承蜩等喻皆名理至論而安排去化諸養生之說尤其所長君子不以人廢言讀南華經者擇而取之可也

曰詞莫奇於莊子瑰語金聲開闔變化文之所以工也然而終傷於靡矣寓言莫巧於莊子飾亡成有設寓徵真文之所以妙也然而終流於誕矣命意

莫深於莊子理在事中旨居言外文之所以神也然而終涉於幻矣

荀子知隆禮似矣而顧以禮爲僞知人爲天下之貴似矣而顧以性爲惡知尊仲尼子弓似矣而顧以子游子夏爲賤儒以子思孟子爲辟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不亦悖乎韓子斷爲大醇小疵不知游夏思孟而槩比於慎到惠施諸子豈小疵而已乎程子以爲大駁殆非過毀者矣

荀子議兵於趙武成王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無壙節臨事而懼也故曰仁者愛人故惡

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降莫不說喜即先王制兵之本意也當戰國時而能以此為說善矣然曰術曰權猶有權術者存也以惠王問利國而孟子直言仁義是豈荀子之所知哉故曰孟子醇乎醇

古者畫衣冠而不犯蓋以德化民而不純任乎刑也後世嚴刑重罰以暴君汙世之所為耳荀子乃謂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而以象刑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豈君子之通論哉朱子謂荀卿全是申韓

觀成相一篇可見乎謂觀此數語亦可見矣
揚子法言或曰經可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
四其益可知也是以易為可益也故作太玄以準
易豈知天地有自然之易而伏羲畫之文王重之
非益也六十四卦之外不可復加一卦者也故大
易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至六十有四皆陰陽
之成數也是以相配而能生相推相錯而能變朱
子所謂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便會有消長是已
今太玄有一而三三而九以至八十一首分陰陽
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是強增一數也且每首

九贊每二贊當一晝夜自謂合曆而不知復多半日於是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是强增二贊也愈勞而數愈不合矣程子曰作大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朱子曰大玄甚拙是矣覆瓿之誚不亦宜乎

楊子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作法言象論語作太玄擬易之謂也吾見其文似而實非矣羊質虎皮其諸自贊者乎

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非也天下未有靜而

有失者也是以君子患不靜耳洗心退藏則可神明其德故周子以立人極歸于主靜靜豈易能者哉

文中子謂豳風爲變風非也周人已自有豳雅豳頌之稱也謂[illegible]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傷之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則善測夫子繫豳之意矣

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當之哉未嘗以師道自居也敘中說者乃列王珪于門人謬矣其文中子之罪人乎

程子謂文中子續經甚謬朱子亦反覆辨之定矣程子又謂續經非其自作恐福郊之徒未必附會至此也陽明乃曰擬經未可盡非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噫其然豈其然乎

陽明先生曰韓子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過當之論也夫韓子不如王朱子言之特言彼善

於此耳程子稱原道之作見識大朱子稱退之不易及西山眞氏謂原道諸篇語道德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其法不過禮樂刑政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實萬世之公言也至力排老佛尤非諸子所及史稱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非過譽者矣豈文士而已哉文中子言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是猶以老佛為可宗也而謂退

之去文中子遠甚不亦過乎故曰荀楊不如王韓而文中子尤優於韓子庶幾公論耳

蘇子瞻曰韓愈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斯文終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蓋亦近於實錄大程張諸大儒未出歐陽子能以興起斯文爲任而知排老佛不雜

於異端殆韓子之亞也朱子曰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其論公矣又曰不曾窮理只是學作文夫二子之文其論大本大原未嘗看差非明理不能而力排老佛尤其實見吾儒之理之異於二家者謂之不曾窮理不亦近於毀乎

蓬底浮談卷之七

談史

王斗曰吾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清靜無爲以當貴其言偉矣然猶有心於自遣也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陶然不知其爲貧則心安乎貧不待遣而自得矣非庶幾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乎

漢武帝道遇黃帝墓矣而惑於群臣葬其衣冠之對是信耳而不信目也唐玄宗逐九齡矣而宰相爲

士猶曰風度得如九齡否是好畫龍而不好真龍
也
陳太丘恬淡寡欲何進袁隗咸表以不次之位時三
公每缺議者推之皆辭謝不起非貪位嗜利者也
其送張讓父之葬特少屈以避禍耳易所謂見惡
人無咎楊子所謂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是矣而黄
勉齋譏之以為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不亦過
乎夫枉尺直尋謂枉道以求仕也若不得已而少
屈以自全固君子之愛身以存道耳遇陽貨而不
避夫子為之矣而何過求於太丘哉史稱後誅黨

人讓感寔是故多所全宥勉齋謂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亦不可籍太丘之屈辱以全身尤爲抑揚太過程子曰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讎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是君子之中道足以恕太丘矣

荀慈明以董卓徵之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夫慈明累徵不出已黃髮矣而應命者以吏持之不得去故畏禍以自全耳後與王允何顒潛圖董卓其非利卓之聘而附之可知朱子譏其

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過矣若史臣謂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大直若屈道固邅迍又覺稱之太過戀明之出初非有救世之心者故君子之論人平心而恕物可也

史魚命其子置尸牖下以諫君忠至死而猶存也蘇秦令其君殉尸於市以求賊詐至死而猶用也

貫高能明趙王之不反似乎義矣而首為亂謀良臣固如是乎灌夫獨厚竇嬰於失勢似乎義矣而終成大禍良友固如是乎故得良友者以道德相觀而身自安得良臣者以謨猷相告而國彌盛

元紫芝有君子之資其行高出一世乃以不及親在而娶遂終身不娶是以小孝而滅宗祧卓絶之行反爲彝倫之病曾愚夫之不若也故曰行不貴苟難不告而娶所以爲大舜也

欒盈之出也執政禁欒氏之臣勿從辛俞從之而曰執政命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世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其言似是而實非也蓋晉臣周者也欒氏臣晉者也辛俞臣欒氏者也故晉叛周則晉非欒氏

之君矣欒氏不可從也欒盈叛晉則欒氏非辛俞之君矣辛俞不可從也大義不明而欒氏之私屬乃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不亦悖哉

諸嬖臣死崔杼之難君子不謂之忠臣綠珠爲石崇死碧玉爲喬知之死非烟爲趙象死君子不謂之烈婦

或問胡忠安濙與胡伯始相似何如李子曰其廉潔謙恭脂韋阿順及恩榮終始似矣然而伯始屢疏所薦皆海內名士出於中心勤勤懇懇猶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固非忠安所可及也

管幼安如鳳凰翔于千仞如景星慶雲見於霄漢使人可望而不可及其猶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右乎

袁閎避黨錮之禍築土室以居其見卓矣然而母喪不出不亦過乎夫保身全家為宗祧計也因而遂廢送終大事是因噎而廢食矣噫親喪自盡出於天性君子從欲不出其情能自已乎中庸曰賢智者過之其袁閎之謂與

西漢荀淑之子孫最盛然而無有踰淑者楊震之子孫最盛然而無有踰震者

漢武懲於呂后殺鉤弋夫人及嬪御之有子者以為

能絶女后外戚之禍是見覆舟隧車者而弃去舟車也不亦愚乎立其子殺其母而非辜也不亦忍乎明著之令女后不得當國外戚不得預政亂源塞矣王后新莽奚有哉我

朝二百年無后戚之禍以祖訓昭如也豈非明效與

先正言漢　予謂太公擁彗迎門欲行頓異以反扆論死賞太主納私夫董偃蓋長主納私夫丁外人皆舉朝所知而董偃復緣情傳鞲隨三謁帝帝賜衣冠觴飲大驩樂卒與董偃會葬於霸陵飛燕合德日與外人淫亂漫無防閑則是雜

之病洩亦不絕但不如唐之甚耳

或問謝安矯情鎮物以盜虛名其淮肥之捷獨有天幸故成則爲謝安敗則爲殷浩其言似可信與予曰謝安何可輕也初桓溫之舉安將以自署也安則終不附溫而器度閑遠復足以寢其覬覦之念庶幾乎汲黯之於淮南也是豈虛名之可爲乎舉玄以禦秦識者遂知玄之不負所舉則其勝秦者非偶然也又豈浪舉者哉獨其婿王鑒之奸終身抑之俾不得入相故鑒有遲我十年作宰相之語尤非淺夫之可及夫正色立朝難矣而卒寢桓溫

簒奪之念爲尤難知謝玄之賢與王鑒之不肖難矣不以姪故而避親不以壻故而徇私爲尤難其忠智大節炳炳若是尚在王導之右也世人不察其然而同聲附和謂之虛名殆矮人觀場者與

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謝病不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二子
危行言孫不激不隨可為處亂世之法
袁紹勸何進悉誅諸宦官太后不聽又策多召四方
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曹操聞而笑曰宦
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
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治宦官
之策無踰數言先則陳蕃竇武今則何進後則李
訓鄭注皆欲盡誅其黨而終於僨事不亦宜乎夫
訓注無可道賢如武如蕃如進而謀不逮操以是

知迂儒之見不足以救國家之危亂也

慮懷慎自以才不逮姚崇故事皆推讓而不專是無一毫忌害之心所謂休休有容者矣時人指為伴食宰相不亦異乎夫子以甯武子之愚為不可及予亦謂懷慎之伴食其人之不可及者與況知宋景而薦之遂繼崇為名相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夫齊之伯也不曰管仲而曰鮑叔今懷慎讓崇而薦景則姚宋之事業詎非懷慎之功耶

漢末宦者回惑昏幼殘害忠良恣其凶德同敝相濟矣而呂強清忠徇國固辭茅土其前後諸疏皆據

經正議切中當時後黃巾賊起帝問所宜行復欲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二千石能否帝於是乃赦黨人雖劉向之忠讜不過也非鷹梟中之威鳳乎他如吳佑之博達李公託病養志趙祐之博學校書儒者稱之李巡之因事白帝刊定五經丁肅徐衍郭耽之清忠里居不爭權寵亦當時之出類者也唐末宦者弑明立暗擅權悞國凶愎貪殘轉相效尤矣而張承業乃心唐室志存興復雖唐亡已久而猶徘徊晉王勸其復列聖之深讎立唐家之宗社後知存勗將謀自帝諫不可得乃慟

哭歸晉陽邑邑成疾雖子房之爲韓不過也非彗孛中之景星乎他如馬存亮之擁衛敬宗遂夷大難嚴遵美之疾其黨類終隱青城西門季玄之忠讜自守爲世所稱皆當時之自拔者也而存亮不以寵薄爲望意君之難終復不尸大勞畏禍處外則尤爲可取亞於承業者矣噫宦官中非無賢者而番武訓注輩乃欲盡誅之不亦過乎曹操以爲當誅首惡一獄吏足矣豈唯事勢當然亦恐濫及無辜耳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而顧譖則董仲舒汲黯名

是而實非也君子所之不仁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故憂牛喘舍本而務末也君子謂之不知

班倢伃其善處盛衰之際乎因飛燕寵盛而遂求養太后於長信宮不俟成帝之徵於聲色也故趙不能害帝不能廢身名俱全獲考終命不亦賢哉其被譖考問也訴詞婉順尤足為對君之法語真游

恭王其善處廢立之際乎因母后見廢而固求遜位不俟光武之殺於幾微也故父子無隙兄弟無瑕身名俱榮福垂後嗣不亦賢哉其臨病上書也忠愛懇到尤足表骨肉之至情

鮑焦黔婁之死微乎微者也其差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謂爲[illegible]子之言信矣若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
其君者不食其土恐非子貢之言也夫陳仲子避
兄離母居於於陵孟子以爲蚓而後可今不食其
土則蚓亦不能矣豈聖賢之中道哉
王烈婦嚙指血書字青楓嶺上至今不滅陰雨益明
殆猶萇弘之血化而爲碧者乎其貞烈之心剛大
之氣凝於神而聚於血固非雨露之可濯沙石之
可磨也然則崩城化石又何足疑也哉
李懷光之與朱泚通謀也聲子石演芬告之其子璀

在朝廷[illegible]告之者不以
小恩而傷大[illegible]寧子演分安得不
負太尉者[illegible]也而可以告其
父乎璀之言曰臣聞[illegible]陛下未能
誅臣父而臣又以為陛下[illegible]悉不言臣非不
愛其父更家族[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璀之密言也廣
其君之不能[illegible]謂[illegible]而身在君所
亦不得已而從[illegible]璟者爾又奚
忍預告其[illegible]兵攻其君
爲其子者[illegible]君所則

從君從父[illegible]吾君曰子
不可以射父[illegible]其父曰盍
捨兵而歸吾[illegible]則從[illegible]
君其從於父[illegible]兵
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從歸於君君赦
已則終喪而事之君子以爲至當之論則爲李瓘
者先不必密言後不必自殺但從君而不預兵復
哀訴於君乞念父昔日微勞宥[illegible]以守宗祧德
宗未必不從也其斯爲忠不失而孝亦至乎雖然
瓘處至難之地而從容就死固非大人之可及也

漢文帝殺薄昭失之刻有厲王夫人寃抑劉章失之私質美而未學者也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周制以周錢有母子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張晏謂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

其文上曰一下曰刀是張晏得於親見者也其確無疑夫錢者流傳於後世世所共見而尚猶差繆若是況去古既遠漫無可考者乎故史氏多誣勢所必至者也太史公必欲歷敘上古帝王相傳之世系不闕一人而自以爲核也殆亦不知古史闕疑之道矣

宋襄公忍於用鄫子不仁甚矣而泓之戰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名是而實非也趙襄子殺父五日而起兵圍中牟不孝甚矣而中牟城壞令其復治以爲君子不阨人於險舍本而務末也雖然

襄公詐也襄子誠也是又不可不辨也

范蠡不許吳王之行成而終滅其社稷不仁甚矣夫不許吳成特患吳之足爲越禍滅吳無可高枕而臥耳未幾而見滅於楚甚非意料之可及哉夫越滅吳而楚滅越雖曰天道好還實繇與其以爲之外敵也所謂自撤其藩籬者也然則其殘暴者非所以自殘乎故范蠡非特不仁亦不知也

晉文焚山以逼介之推而之推焚死陋哉小丈夫之見也夫既不欲仕則何山不可藏哉文若逼之逃之他山而已矣乃不出而焚死甚矣難之行泥其

小而忘其大也陋亦甚矣

王嘉以賢孔先不能進爲已罪患有餘而知不足也

周亞夫顧尚席取著直有餘而孫不足也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召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曰呼河伯婦來視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復以弟子一人投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

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立待良久欲復使廷掾與豪長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邵二泉遂謂豹近於生道殺民非是特戰國權謀之術耳夫爲河伯婦可矜矣而巫嫗三老皆愚蠢無知惑於舊俗又何辜乎先則反復曉譬明告以爲河伯娶婦之非而後嚴爲之禁未必其不聽也今乃投大巫嫗河中又投三弟子與三老是欲生河伯婦一人而殺五人也不教而殺虐亦甚矣夫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必殺五人而後足以禁惡俗是以暴易暴也豈知先王令天下風移俗易而人不自知也乎漢宋均守九江下令民爲唐后山娶百姓男女爲公嫗者皆娶巫家女於是其事遂絕是豹之遺術而行之以仁庶幾乎君子若君子則明教之嚴禁之而已何事術哉噫宋均下令而惡俗自止益知豹之不必殺巫也